

研究論文

## 在控制與多元夾縫中播報國際電視新聞： 新加坡案例分析

徐小鴿

### 摘要

由於要配合政府多元語言政策和國家建設需要，加上政府對傳媒嚴格控制，新加坡各語種的電視新聞內容大多是重複的。隨着新加坡全球化的提高和人口越來越多元化，這種重複性是否在國際電視新聞裏有所改變？本研究通過比較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的國際新聞報道，分析他們在新聞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上的異同。研究結果表明，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新聞流量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在新聞流向上卻大有不同。在所報道的題材上，他們沒有很多分別。主要區別在於他們報道側重點不同。英語頻道比較注重體育新聞報道而華語頻道則更多報道外國國內政治題材。播報增強手法的對比研究表明，華語頻道比英語頻道使用更多的圖片和文字。新加坡案例分析表明，只要不涉及政治、宗教、族群和文化敏感問題，不同語言電視頻道可以在新聞流動、題材以及播報增強手法上有所不同。

**關鍵詞：**國際電視新聞、新聞流動、新聞題材、新聞播報增強手法

---

徐小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多媒體新聞傳播、新聞傳播模式和網絡傳播。電郵：txgxu@ntu.edu.sg

## **Broadcasting Foreign TV News Between Control and Plurality: The Case of Singapore**

XU Xiaoge

---

### **Abstract**

Television news in Singapore has been largely redundant due to government's multilingualism and nation building efforts as well as its heavy control. But with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ts population, have such duplication and redundancy been changed at least in foreign TV news coverage? Through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foreign TV news coverage by an English-language channel and a Chinese-language channel over one constructed month, this study examined foreign TV news flow, topics and enhance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hannels provide more or less the same amount of foreign TV news while differing in terms of which country or region the stories originated from. When it comes to topics covered by both channels, they do not differ too much from each other. What sets them apart, however, is their emphasis. English-language channels emphasizes coverage of sports while Chinese-language channels emphasize reports of internal politics in a foreign country. The examination of broadcast enhancement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hannel tends to use far more pictures and texts than its English counterpa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long as they do not touch on sensitive topics such as politics, religions, racial or cultural issues, different language channels can differ in news flow direction, topical emphasis and broadcast enhancements.

**Keywords:** foreign TV news, news flow, topics, broadcast enhancements

## 導言

以往有關國際電視新聞報導的研究主要關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語言，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國際電視新聞報導。很少有研究關注在一個政府控制傳媒的多元社會裏不同語言電視頻道如何報導國際新聞。要彌補這一不足，新加坡是個很好的研究案例。

新加坡電視新聞節目是由政府嚴格控制的國家廣播電視公司——新傳媒壟斷。雖然新加坡人可以收看到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的電視頻道，但是這些頻道都隸屬新傳媒。雖然新加坡傳媒體制是單一的，但是其社會卻是多元的。在一個具有多元族群、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國家裏，不同語言的電視頻道在報導國際電視新聞時是否會因為政府嚴格控制傳媒而導致單一的國際電視新聞報導，抑或不同語言的電視頻道會因其目標觀眾的文化背景有異而在報導內容和方式上有所不同？本文試圖從國際電視新聞報導的流動、題材和播報等三個方面做比較分析來回答這個問題。

##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題材和播報研究

國際電視新聞中的流動問題 (Gonzenbach, Arant, & Stevenson, 1992; Hjarvard, 1995; Johnson, 1997; Kim & Barnett, 1996; Weaver, 1984; Wilke, 1987; Wu, 1998, 2003) 是國際新聞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早在 1953 年國際新聞研究所就提出了國際新聞流動不平衡問題 (Hur, 1984)。後來系統地分析國際新聞流動不平衡問題的相關研究發現，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中，有關發達國家的新聞遠遠超過有關發展中國家的新聞 (Schramm, 1964)。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興起了一場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媒體代表性問題的辯論。這場辯論被稱為國際信息與傳播新秩序 (NWICO)，主要焦點在於國際傳播的不平衡。就國際電視新聞流動而言，就是太少有關發展中國家的新聞在流動。發達國家獨霸國際電視新聞流動。有不少相關研究用有關核心國家群、半邊緣國家群、邊緣國家群以及外部區域之間互動所形成的世界系統論 (Wallerstein, 1974) 來解釋造成國際傳播不平衡問題。

還有更多研究表明，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不平衡不僅存在於核心國家群與邊緣國家群之間，而且有關邊緣國家新聞也在核心國家群之間的新聞流動得到進一步的邊緣化(Chang, 1998; Chang, Lau, & Hao, 2000; Kim & Barnett, 1996)。影響國際電視新聞流動還包括以下因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所講語言、所處地理位置、政治自由程度和人口(Kim & Barnett, 1996)。以往研究還發現其他影響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因素，如國家或區域間的貿易，文化相同性或聯繫程度(其中包括原殖民和被殖民國家之間的聯繫)，共同的族群和語言，政治關係，通訊資源，地理接近性以及社會類同性(Wu, 1998)，事件的異類化程度、相關程度以及文化認同程度的影響(Golan, 2008)以及新聞傳媒組織內部因素(Kim, 2003)。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也許會更多受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過程和傳媒新聞生產過程的影響(Archetti, 2008)。

但是，有關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研究很少關注一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和流向問題。也就是在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不同語言電視頻道之間也會有不同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和流向問題。這些領域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有關國際電視新聞題材的研究主要關注不同國家的觀眾對電視新聞內容的收視喜好和評價、內容效果以及對觀眾的影響(Brosius, 1989;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 Warren, 1988; Zillmann, Gibson, Ordman & Aust, 1994)。而有關同一個國家的不同語言頻道在報導國際電視新聞報導時所體現的在題材種類和側重點上的異同研究卻不多。

國際電視新聞播報研究則是分析國際電視新聞的播報結構和模式(Galtung & Ruge, 1965; Weaver, 1984)、方式和循序(Brosius, 1989, 1991; Lang, 1989; Mundorf, Drew, Zillmann, & Weaver, 1990; Mundorf & Zillmann, 1991; Behnke & Miller, 1992)、風格和語言(Buss, Terry, Hofstetter & Richard, 1977; Housel, 1984)、結尾效果(Zillmann, Gibson, Ordman, & Aust, 1994)、現場報導和前期製作報導(Daniels & Loggins, 2007)、語言和文化對國際電視新聞電視報導的影響(Hale, Olsen, & Fowler, 2009)以及電視新聞播報形式(Brosius, 1991)。但是，對於國際電視新聞的各種播報增強手法的整體比較研究卻較為少見。

而有關華語國家和地區的電視新聞報導的研究則主要有新聞內容

分析 (Warren, 1988)、美中電視新聞比較分析 (Chang, Wang, & Chen, 1998)、作為社會知識的新聞 (Chang, Wang, & Chen, 1994)、新聞流動和電視報導 (Chang, Lau, & Hao, 2000)、重大事件的國際電視報導 (Friedland & Zhong, 1996)、美國有關中國的電視新聞報導 (Goodman, 1990)、台灣電視新聞的新聞源模式 (Lo, Cheng, & Lee, 1994) 以及台灣首次總統選舉電視新聞報導中的政治偏見 (Lo, King, King, & Huang, 1996)。在華語國家和地區裏，尤其是在同一個國家裏並且在同一個傳媒體制下，有關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對比研究就極為少見了。

綜上所述，調查一個政府嚴格控制傳媒的多元社會裏，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在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上的異同，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結果可以豐富有關國際電視新聞的知識。

## 新加坡媒介環境與電視新聞結構

新加坡地處馬來半島南端，有大約50個島嶼組成，佔地面積只有659平方公里。新加坡人口非常密集，每平方公里就有六千八百十四人，總人口達四百八十多萬，其中華人佔76.9%以上，馬來人佔13.9%，7.9%印度人，其他族裔人士佔1.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08)。多元種族的新加坡也是多元宗教的國家，新加坡人信奉佛教、回教、基督教或印度教。多元種族的新加坡自然也是多元語言的國家，新加坡有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作為四種官方語言。要治理和發展這樣一個多種族、多語言、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彈丸島國，新加坡政府別無選擇，只有奉行多元政策。

這一多元政策自然也是新加坡的傳媒體制的基石。英語傳媒是作為橋樑媒體服務於全國和所有種族，同時也是用來報導全國新聞，而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則分別為各自族群服務。這一多元語言媒體在新加坡並未導致族群隔離或族群分裂，這是因為新加坡政府一路以來貫徹全國統一以及族群和諧政策。不管何種語言媒體，族群敏感和種族和諧向來是所有媒體所尊重的原則 (Kuo & Hao, 2003)。由於歷史原因和過往幾次族群衝突，新加坡政府對族群問題尤為敏感。自新加

坡1965年獨立以來，「生存」(survival)一直是新加坡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生存」也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用來團結全國各族群的意識型態的工具。對於新加坡政府來說，生存就是要經濟發展，而族群或宗教衝突以及反對黨政治都是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會嚇跑外資。為了防止族群衝突，為了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新加坡政府奉行了多元語言政策：英語不僅作為聯繫各種族的橋樑語言，也作為經濟發展和接受科技知識的工作語言，而如華語、馬來語等各族群的母語則作為保持傳承各種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從表面上看，這種多元語言政策似乎凸出了族群之間的分界和區別，可是事實上，多元語言政策卻把有關族群認同的政治控制在族群內部，而不會擴大到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問題(Kuo & Hao, 2003)。

在這樣一個多元社會裏，新加坡的傳媒與政府的關係具有其獨特的一面。在種族敏感和區域敏感等問題上，傳媒了解政府的立場，所以都會謹慎處理相關報導，既不崇尚思想自由市場的觀念，也不認同獨立的第四權力制約機構。新加坡傳媒通過自律和自我審查使內容與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並保護自己不受制裁或打壓(Kuo & Hao, 2003)。

新加坡新聞媒體市場主要由兩大媒體集團壟斷，即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和新傳媒有限公司。新加坡報業控股主要壟斷平面新聞媒體市場，而新傳媒則壟斷廣播和電視新聞市場。

新加坡每天有300萬人，或79%的15歲以上人口閱讀新加坡報業控股以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出版的17份報章。除了報章外，新加坡報業控股還通過報章的新聞網站來吸引更多的受眾。平均每月份的頁覽量超過1億5,000萬，獨立瀏覽訪客則為900萬個。此外，新加坡報業控股還通過互聯網及手機短信提供與讀者交流的門戶網站「STOMP」、雙語新聞和互動網站「omy.sg」以及提供免費互動網絡電視服務及隨需錄像服務的「Straits Times Razor TV」(見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簡介)。

除了上述新加坡報業控股的平面新聞媒體及其新媒體和多媒體外，新加坡人可以通過新傳媒擁有的九個電視頻道來收看新聞：5頻道(英語)、8頻道(華語)、U頻道(華語)、亞洲新聞臺(英語)、高清5(英語)、奧多頻道(英語)、朝陽頻道(馬來語)以及Vasantham(淡米爾



語)。5頻道播放適合全國各族群的大眾娛樂及生活時尚節目為主，同時也有新聞節目。8頻道播放新聞與娛樂節目，是新加坡最多人觀賞的本土華語頻道。U頻道是專為年輕一代電視觀眾而設的娛樂頻道。亞洲新聞臺是新加坡唯一具有區域影響力的電視新聞頻道，以全球視野和亞洲觀提供最新的世界動態、新聞與時事。高清5採用國際優質的廣播標準，播放最超凡的視覺與聲音清晰度節目。奧多頻道是專為兒童與青少年而設的頻道。朝陽頻道是新加坡馬來族群的電視頻道。Vasantham是新加坡印度族群首選的印度娛樂頻道。同時，新傳媒還通過5頻道、8頻道以及亞洲新聞臺提供一項以文字為主的新聞及資訊隨選的電視資訊服務（見新傳媒電視頻道網站有關公司的簡介）。

除了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和新傳媒有限公司提供新聞外，新加坡星和有線電視有限公司也向527,000戶新加坡家庭提供外埠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節目，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九頻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標題新聞，鳳凰台以及空中新聞。

電視一路來是新加坡政府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公眾說服的重要工具之一」（Kuo, 1984: 50-51），所以，新加坡政府對電視播報的內容嚴加管制。政府的管制不僅涉及「對公眾利益不利的內容」，而且也滲透到支持政府制定的發展目標所播放的節目和內容（Kuo, 1984: 52）。此外，「所有涉及政治，宗教和族群等敏感問題都須嚴加審查」（Kuo, 1984: 52-53）。儘管新加坡傳媒的導向和運作早已逐步放寬，但是政府對電視的嚴加管制的政策一直不變（Kuo & Hao, 2003）。

新加坡的電視傳播政策是其務實傳媒體制的產物，其主要特點就是對媒體嚴加管制，以發展為本並顧及多元語言政策考慮。換句話說，新加坡的大眾傳媒是要對社會發展，尤其是在政治穩定和族群和諧等關鍵問題上，要起着建設性的角色（Kuo, 1999）。新加坡的傳媒體制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的多元語言政策，尤其反映在受國家憲法保障的四大官方語言的使用上，即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新加坡電視和廣播節目也充分體現了多元語言政策，如電視和廣播分別由各自為不同語言社區服務的電視節目和電台節目。因此，新加坡的電視觀眾是相當分散的。華語頻道（第8頻道）大約有兩百萬觀眾，英

語頻道(第5頻道)大約有一百五十萬左右，馬來語頻道只有四十萬，淡米爾語則只有六十一萬左右(Keshishoglou & Aquilia, 2003: 17)。儘管所有電視頻道同在新傳媒這把大傘下，它們各自又有一些自由度來設計各自節目來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

但是，在國家建設和族群和諧兩大治國政策的統治下，並且在一個政府嚴厲管制的單一傳媒體制下，新加坡電視頻道一直積極配合政府的多元語言政策和族群和諧政策以期凝聚社會各族群和塑造國家身分。結果之一是，造成了各語種的電視新聞內容重複(Kuo, 1984: 55)。隨着大量移民湧入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新加坡電視頻道面臨着要滿足越來越多的有關新聞的多元需求的挑戰。另一方面，新加坡電視頻道也面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多種新聞渠道(如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RQ1)新加坡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上是否也存在着重複性？(RQ2)這種重複性是否也反映在兩個電視頻道所報導的新聞題材上？(RQ3)最後在國際電視新聞的播報增強手法上，這兩個電視頻道是否也是相同的？

## 研究方法

首先要介紹本研究有關電視國際報導的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的定義闡述和測量方法。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定義和測量：不同於以往的國際電視新聞研究，本研究的焦點放在同一個國家裏，而不是國家之間，不同語言頻道有關國際新聞報導的流量和流向問題。在本研究裏，國際電視新聞的流量是指一個電視頻道的半小時新聞節目段內國際新聞佔總量的百分比。而國際電視新聞流向是指一個電視頻道的新聞節目內國際電視新聞裏所報導的新聞事件或問題來自哪些國家或地區。

### 國際電視新聞題材分類和測量

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的新聞內容分析採用全球國際電視新聞研究小組所制定的內容分析題材種類(可參考專輯引言及其他文章)。分析



題材共分以下25種：(1)外國國內政治、(2)國際政治、(3)軍事國防、(4)外國國內秩序、(5)經濟、(6)勞工和工業關係、(7)商務、商業和工業、(8)交通、(9)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10)人口、(11)教育、(12)通訊、(13)住房、(14)環境、(15)能源、(16)科學技術、(17)社會關係、(18)事故災難、(19)體育、(20)文化、(21)時尚、(22)禮儀、(23)人情、(24)氣候和(25)宗教。25種題材的平均百分比是4%。

### 國際電視新聞播報增強手法定義和測量

新聞報導可以通過使用檔案、表格、圖片、圖表、地圖、旗幟、標識、文字以及動畫等九種手法配合實際新聞內容，以達到增強新聞播報的效果。檔案是指過去相關新聞以及背景材料的使用來增強國際電視新聞的深度和廣度。如遇到一些需要用到很多數據的國際電視新聞，表格、圖片和圖表則是非常有效的從視覺上幫助觀眾迅速理解的方法，這在電視新聞裏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地圖、旗幟和標識則可以幫助觀眾直接迅速了解國際新聞發生的所在國家、地區或其涉及甚麼機構。文字可以用來幫助觀眾理解國際電視新聞內容，彌補一些畫面無法或難以交代的信息。動畫則用來形象地播報抽象的信息，這對越來越依賴於視覺理解的年輕觀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手法。各種播報增強手法對於一個像新加坡這樣多元的社會尤為重要，面對多元族群和多元語言的觀眾，電視節目需要通過各種播報增強手法來加強播報效果。

本研究所選兩個電視頻道是新加坡最受歡迎的頻道：英語頻道是第5頻道，是24小時的英語娛樂頻道；所選華語頻道則是第8頻道，是24小時的華語新聞和娛樂頻道。第5頻道「主宰英語黃金時間」，而第8頻道則「主宰華語黃金時間」(Keshishoglou & Aquilia, 2003: 61)，這兩個頻道隸屬政府擁有的商業媒體公司——新傳媒。就結構而言，英語頻道與新傳媒的另外一個24小時英語頻道「亞洲新聞網」共享資源。由於目標受眾和播出時間不同，這兩台的新聞播報並不存在競爭問題。華語頻道和U頻道也同樣共享資源，也同樣沒有競爭，因為他們

的目標受眾和播出時間也不一樣。但是，新傳媒新聞編輯部基本上是由亞洲新聞頻道所主宰並由受英文教育的主管領導。因此，非英語電視節目在資源分享和分配上就顯得有所力不從心，但是各非英語電視節目卻充分利用有限資源為各自目標受眾服務。

我們在2009年1月20日和2009年3月29日期間每隔兩個星期分別從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上錄製的四個星期黃金時間(英語頻道晚上九時半至十時和華語頻道晚上十時至十時半)播出的992篇新聞(461篇來自英語頻道和531篇來自華語頻道)。我們的內容分析設計採用「全球國際電視新聞研究小組」所指定的內容分析編碼及其編碼說明。兩名內容分析編碼員經過培訓後進行分析。我們按10%比例分別抽查了46條英語頻道新聞和53條華語頻道新聞並對其重要或容易出錯的內容分析條目(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進行了編碼員之間的信度(Holsti formula)測試。測試結果：編碼員之間的信度分別是85%(英語頻道)和84%(華語頻道)。

##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分別按以下研究問題的順序呈現：(RQ1)新加坡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上是否也存在着重複性？(RQ2)這種重複性是否也反映在兩個電視頻道所報導的新聞題材上？(RQ3)在國際電視新聞的播報增強手法上，這兩個電視頻道是否也是相同的？

### 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異同

首先呈現的是有關新加坡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上是否還存在着重複性的數據。有關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研究結果分流量和流向兩個方面來呈現。就國際電視新聞流量而言，一般來講，各國的國際電視新聞通常佔其新聞時間段內的三分之一或更少。例如，在一個對16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報導比較研究中(Foreign TV news around the world, 2009)，大多數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佔總量的三分之一或更少，如比利時(35.8%)，巴西(32.1%)，智利(29.9%)，中

國 (27.4%)，香港 (20.7%)，以色列 (32.9%)，義大利 (21.4%)，波蘭 (34.6%)，葡萄牙 (26.3%)，台灣 (13.7%)，美國 (27.4%)。只有五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接近或超過 40%。在這些國家裏，新加坡排第三位 (45.1%)，排在埃及 (65.4%) 和德國 (46%) 之後。雖然只是彈丸之國，但是新加坡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卻比中國和美國等大國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還要大。

新加坡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並沒有因為頻道的語言不同而有所區別。如新加坡的英語頻道在選定的四周裏共播出了 461 條電視新聞，其中 221 條是國際電視新聞，佔總量 47.9%，而國內電視新聞則有 240 條，佔總量 52.1%。華語頻道在相同的時間裏共播出了 531 條電視新聞，其中 226 條是國際電視新聞，佔總量 42.6%，而國內電視新聞則有 305 篇，佔總量 57.4%。就國內電視新聞和國際電視新聞比例上看，英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接近總量的半數 (47.9%)。而華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則略低於半數 (42.6%)。如表一所示，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國際電視新聞流量上沒有太大區別。

表一：國際電視新聞流量：華語頻道與英語頻道之比較

電視頻道	國內電視新聞	國際電視新聞	總計
華語頻道	305 (57.4%)	226 (42.6%)	531 (100%)
英語頻道	240 (52.1%)	221 (47.9%)	461 (100%)
$\chi^2 = 2.88, df = 1, p < .05$			

就國際電視新聞流向 (國際新聞發生地點) 而言，我們在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各自選出報導最多的十個國際或地區做比較，分析報導的數量和流向是否和電視頻道的播報語言有關聯。比較結果表明，英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前三名是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而華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前三名是馬來西亞 (鄰國馬來西亞華人佔總人口 24%)、中國和台灣。顯而易見，新加坡電視頻道中的國際新聞報導與其所播報和受眾的語言和文化有很大的關聯 (見表二)。

表二：國際電視流向：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之比較

華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和地區		英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國家和地區	
國家/地區	華語頻道	國家/地區	英語頻道
馬來西亞	48 (9.0%)	美國	34 (7.4%)
中國	32 (6.0%)	澳大利亞	32 (6.9%)
台灣	23 (4.3%)	英國	31 (6.7%)
美國	18 (3.4%)	馬來西亞	22 (4.8%)
日本	15 (2.8%)	中國	18 (3.9%)
香港	11 (2.1%)	義大利	13 (2.8%)
澳大利亞	6 (1.1%)	日本	12 (2.6%)
印度尼西亞	7 (1.3%)	印度	9 (2.0%)
泰國	9 (1.7%)	香港	4 (0.9%)
英國	5 (0.9%)	台灣	4 (0.9%)

如果按英語國家和華語國家來分析，英語頻道中的國際電視新聞有110條是來自英語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印度和菲律賓等五個英語國家，佔英語頻道總量49.8%，而來自華語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和台灣的電視新聞則只有26條，佔英語頻道總量11.8%。華語頻道中的國際電視新聞有66條來自中國、香港和台灣這三個華語國家和地區，佔華語頻道總量29.2%；而來自英語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印度和菲律賓等五個英語國家的新聞只有33條，佔華語頻道總量14.6%（見表三）。換句話說，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向上，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有很大的區別。英語頻道較多播報來自英語國家的新聞，而華語頻道則較多播報來自華語國家和地區的新聞。

表三：國際電視新聞流向：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之比較

國際電視新聞發生地點	英語頻道 (N=136)	華語頻道 (N=99)	總計 (N=235)
華語國家/地區總計	26 (19.1%)	66 (66.7%)	92 (39.2%)
英語國家總計	110 (80.9%)	33 (33.3%)	143 (60.8%)
$X^2 = 54.4$ $df = 1, p < .001$			

## 國際電視新聞題材的異同

按國際電視新聞25種題材來分析，英語電視頻道和華語電視頻道對勞工和工業關係、住房和社會關係等三個題材均沒有報導。華語電視頻道對禮儀、能源、環境和通訊並無報導，而英語電視頻道則對時尚、教育、人口和氣候沒有顧及。此外，以下13種題材在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裏的報導量都沒有達到平均百分比4%（按25種題材算，平均每種題材的百分比應該是4%）：(1) 交通、(2)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3) 人口、(4) 教育、(5) 通訊、(6) 環境、(7) 能源、(8) 科學技術、(9) 文化、(10) 時尚、(11) 禮儀、(12) 氣候和(13) 宗教（見表四）。

表四：國際電視新聞題材：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之比較

華語頻道題材 種類 (N=25) 和總數 (N=226)		英語頻道題材 種類 (N=25) 和總數 (N=221)	
<b>報導量超過平均百分比 (4%) 的 8 種題材</b>			
外國國內政治	78 (34.5%)	體育	74 (33.5%)
體育	27 (11.9%)	外國國內政治	30 (13.6%)
經濟	20 (8.8%)	外國國內秩序	20 (9.0%)
人情	17 (7.5%)	國際政治	15 (6.8%)
外國國內秩序	16 (7.1%)	人情	15 (6.8%)
國際政治	15 (6.6%)	商務、商業和工業	12 (5.4%)
事故和災難	12 (5.3%)	事故和災難	12 (5.4%)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11 (4.9)	經濟	9 (4.1%)
<b>報導量不到平均百分比 (4%) 的 17 種題材</b>			
商務、商業和工業	6 (2.7%)	文化	8 (3.6%)
文化	5 (2.2%)	交通	6 (2.7)
交通	4 (1.8)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5 (2.3)
教育	3 (1.3%)	科學技術	5 (2.3%)
科學技術	3 (1.3%)	環境	3 (1.4%)
軍事國防	3 (1.3%)	通訊	2 (.9%)

(續上頁)

時尚	2 (.9%)	軍事國防	2 (.9%)
氣候	2 (.9%)	禮儀	1 (.5%)
人口	1 (.4%)	宗教	1 (.5%)
宗教	1 (.4%)	能源	1 (.5%)
禮儀	0 (.0%)	教育	0 (.0%)
環境	0 (.0%)	時尚	0 (.0%)
通訊	0 (.0%)	人口	0 (.0%)
能源	0 (.0%)	氣候	0 (.0%)
勞工和工業關係	0 (0%)	勞工和工業關係	0 (0%)
住房	0 (0%)	住房	0 (0%)
社會關係	0 (0%)	社會關係	0 (0%)

在25種題材中，英語頻道或華語頻道有9種題材的流量超過了平均百分比(4%)。它們是外國國內政治、體育、國際政治、經濟、外國國內秩序、事故和災難、人情、商務、商業和工業以及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通過比較我們發現，英語頻道側重於商務、商業和工業的報導，而華語頻道則重點放在對經濟的報導。英語頻道有5.4%的新聞是報導商務、商業和工業題材，而華語頻道只有2.7%。對於經濟報導，英語頻道有4.1%而華語頻道則有8.8%。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之間的最大不同是，英語頻道更多地報導國際體育新聞(33.5%)而華語頻道則是側重外國國內政治(34%) (見表四)。

### 國際電視播報增強手法的異同

就國際電視新聞報導中播報增強手法而言，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分別使用了檔案、表格、圖片、圖表、地圖、旗幟、標識、文字以及動畫等手法，但是，在這九種增強手法裏，文字、圖片和檔案是華語頻道和英語頻道使用較多的增強播報效果的手法。在這三種手法種，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利用檔案方面只有微小區別，英語頻道中有略



超過十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用檔案，而華語頻道則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用檔案。但是，在利用圖片和文字來增強播報效果上，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則有很大的區別。英語頻道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伴有圖片，而華語頻道則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伴有圖片。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之間的最大區別則是在文字上，英語頻道中不到三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使用了文字，而華語頻道則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國際電視新聞使用了文字(見表五)。

表五：國際新聞電視播報增強手法

華語頻道播報增強手法 種類和百分比		英語頻道播報增強手法 種類和百分比	
文字	62 (28.1%)	文字	135 (59.7%)
圖片	23 (10.4%)	檔案	96 (42.5%)
檔案	19 (8.6%)	圖片	21 (9.3%)
圖表	7 (3.2%)	表格	10 (5.8%)
標識	5 (2.3%)	旗幟	10 (4.4%)
動畫	4 (1.8%)	動畫	10 (4.4%)
旗幟	3 (1.4%)	標識	7 (3.1%)
地圖	0 (0.0%)	圖表	2 (.9%)
表格	0 (0.0) %	地圖	0 (0.0%)

## 討論與結語

研究結果表明，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題材和播報增強手法上，新加坡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具有較大的相同，但是也呈現了不小的區別。

就國際新聞流量而言，也就是說，就一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與國內電視新聞的比例而言，新加坡雖小，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其國際電視新聞的流量大大超過了像中國和美國等國的國際電視新聞的流量，同時也超過了其他華語地區如台灣和香港的國際電視新

聞的流量。這一現象很難用以往研究發現的有關影響國際電視新聞的因素，如人口、國家地位、經濟發展、貿易、語言或文化等因素來解釋新加坡的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問題。

在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元族群、多元語言、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多元社會裏，各族群尤其是新移民對各自在國外的相同族群、語言、宗教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這自然會導致他們對與他們相關的國際新聞有着很大的興趣。這種社會和興趣的多元性是否直接影響了國際電視新聞上的各語種新聞流量？對於這個問題，內容分析無法提供答案。這是一個需要通過其他研究方法來進一步研究來解決的問題。

除了社會多元性外，全球化是否也是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另一個因素？全球化是一個商品、服務、金錢、人員、信息和文化的流動過程 (Held, McGrew, Goldblatt, & Perraton, 1999)。根據KOF的2010年的數據，新加坡是一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世界排名第17位，其中經濟全球化指數世界排名第一，社會全球化指數排第21位，而政治全球化指數則排77位。由於本身沒有自然資源，新加坡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要靠國際和區域貿易、旅遊和投資。英語國家以及華語國家和地區則是新加坡的主要貿易伙伴，因此，新加坡是否會對國際新聞的需求量較大？另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還要靠引進外國人才和勞動工人，在過去五年裏，新加坡引進了將近一百萬人，相當於原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湧進的移民會不會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對國際電視新聞的需求？另外，政府提出的有關建世界一流的國際都市的計畫和願景也擴大了新加坡傳媒的視野，這是否也會增大了國際電視新聞的流動？上述推測的各種可能影響新加坡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因素尚未經過統計測試，所以無法建立任何因果關係來斷定全球化對國際電視新聞流動的影響。但是，一個國家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其國際電視新聞流動是否就越大，這是一個有待驗證的研究假設。

在新加坡，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其國際電視新聞的流量並沒有因為語言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就國際電視新聞流向而言，語言則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前三個國家是英語國家，華語頻道中報導最多的前三個國家則是華語國家或

華人佔近三分之一的鄰國。就國際電視新聞總量而言，英語頻道所報導的英語國家的新聞要比華語國家或地區的新聞多，而華語頻道所報導的華語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則要比英語國家的新聞多。

雖然語言可能是影響國際電視新聞流向的主要因素，但是語言對新加坡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語言問題。在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元社會來說，語言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用多元語言政策來維護族群和諧和社會穩定是新加坡的一個基本國策。多元政策對電視內容的影響向來很大，新聞也不例外(Kuo, 1984; 1999)。在多元語言政策的指導下，新傳媒旗下的各語種電視頻道一路來在電視節目安排和內容方面包括新聞，都積極配合政府，宣傳、傳達、解釋以及貫徹政府各項相關政策和措施。例如，過去重英語輕華語的政策造成了所有其他語言電視頻道的內容與第5頻道(即英語頻道)大同小異。而今，重英語輕華語的政策有所改變，隨着中國的崛起，新加坡電視新聞節目也更多地重視對華語社會，尤其是對中國的報導。為了滿足越來越多的從中國來的新移民和本地人民了解中國的需求，第8頻道(即華語頻道)也大大增強了對世界華語社會，尤其是對中國的報導。

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新加坡國際電視新聞流量和流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加坡政府傳媒政策的影響。在政府嚴格控制的傳媒體制裏，新加坡新聞傳媒自覺地積極配合政府的多元語言政策、族群和諧政策、移民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

有關新加坡國際電視新聞題材研究的結果表明，在嚴格管制的傳媒體制裏，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在報導國際電視新聞的題材上的相同點就是，國際新聞報導大都迴避或低調報導敏感題材。由於如同其他電視內容，電視新聞也是一直是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雖然沒有政府對電視新聞的直接干涉，但是電視新聞從業人員非常清楚政府的立場、意見和聲音。正像平面新聞一樣，電視新聞從業人員需要自覺地實行嚴格自律和自我審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由於各自服務對象的語言和文化不同，不同語言頻道在少數題材上則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有關題材研究的重要發現就是，英語頻道注重體育報導而華語頻道則注重外國國內政治報導。但是這種側重點不同，是何種原因造成的？是語言政策或定位還是不同的文化和需

求所致？由於答案無法在內容分析的數據裏找到，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電視新聞編輯的選擇傾向和標準、觀眾的興趣和喜好以及編輯和觀眾之間何種互動影響國際新聞選擇及播報方式。但是通過內容分析而發現的這種不同語言頻道在內容上的不同側重點，為今後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之間的增強播報手法對比研究結果表明，大部分增強手法都尚未充分利用。但是，跟英語頻道相比，華語頻道更多使用圖片和文字來增強其播報效果。這跟新加坡大部分華語觀眾的實際華語水平以及推廣華語運動可能有關係。總體上講，新加坡人的英語水平要比華語水平高。華語新聞卻是另外一個情形，尤其是國際電視新聞，並不是大部分新加坡華人都能看懂的。所以配合華語推廣運動，華語頻道會使用更多的圖片和文字來增強其播報效果，有時文字通常是英語翻譯，有助華語不太好的新加坡人看華語新聞。所以，語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際電視新聞報導中的播報增強手法的使用。

新加坡電視新聞媒體一直受到政府嚴格宏觀調控。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都在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重點，為新加坡觀眾帶來很多國際新聞和資訊，這些是不同語言頻道相同的地方。他們的報導內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嚴加管制」或自律審查。所以，不論是英語頻道還是華語頻道，都不可能可以像西方國家電視台那樣，一味追求收視率，不管內容是否合適，只要收視率上去了就行。新加坡政府的傳播政策「不僅對於公眾利益有害的節目的審查，而且也積極地設計和計畫支持政府的發展目標的相關電視節目」(Kuo, 1984: 52)，這一政策一直沒變。此外，「凡是涉及政治、宗教、族群等敏感問題都一律謹慎審查」(Kuo, 1984: 52-53)。儘管新加坡政府業已逐漸和務實地放寬對媒體的管制，但是對電視的控制仍然不肯放手，以確保對「族群敏感和種族和諧」的尊重(Kuo & Hao, 2003)。

新加坡政府對電視頻道的管理與執政黨的務實媒體政策息息相關。所謂務實，主要是指把媒體管理與發展的導向和多元語言取向緊密聯繫在一起(Kuo, 1999)，也就是說媒體理應在社會發展，尤其是在政治穩定和種族和諧等核心問題上起着建設性的作用(Kuo, 1999)。新

加坡政府這一傳媒政策始終貫穿新加坡新聞傳媒的運作，包括電視新聞的策劃，選擇以及播報。

有關英語頻道和華語頻道的國際電視新聞對比研究結果表明，在嚴格控制的傳媒體制下，不同語言頻道在報導國際新聞時不會有太大區別。對於涉及敏感問題或話題的報導，如新加坡與外國或鄰國的關係，宗教問題，民主和自由等敏感政治問題，不管何種語言，電視新聞報導總會自覺地在新聞報導上配合政府，同政府保持一致。但是在新聞流動（流量和流向）、題材的側重點以及增強播報手法上，不同語言頻道則顯現出很大的區別。由於這些區別都不觸及族群、文化和政治等敏感問題，不同語言電視頻道都有相當的自由度，能在國際電視新聞流動上有所區別，或在題材的側重點上有所不同，或在使用播報增強手法上有所特別。

## 參考文獻

- 新加坡新傳媒有限公司簡介。上網日期，2010年3月27日，取自 <http://www.corporate.mediacorp.sg/about.htm>
- 新加坡新傳媒電視頻道簡介。上網日期，2010年3月27日，取自 <http://www.corporate.mediacorp.sg/ch/tv/>
- Archetti, C. (2008). News coverage of 9/11 and the demise of the media flow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hypothes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0 (6), 463–485.
- Behnke, R., & Miller, P. (1992). Viewer reactions to content and presentational format of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 (3), 659–666.
- Brosius, H. (1991). Format effects on comprehension of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8, 396–401.
- Brosius, H. (1989). Influence of presentation features and news content on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3, 1–14.
- Buss, T. F., & Hofstetter, R. C. (1977). The Logic of Televised News Coverage of Political Campaign Informa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54 (2), 341–349.
- Chang, T. K., Shoemaker, P. J., & Brendlinger, N. (1987).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the U.S.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4), 396–414.
- Chang, T. K. (1998). All countries not created equal to be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 (5), 528–563.

- Chang, T. K., Wang, J., & Chen, C. H. (1994).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 52–69.
- Chang, T. K., Wang, J., & Chen, C. H. (1998).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mag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Chinese national TV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2, 277–296.
- Chang, T. K., Lau, T. Y., & Hao, X. (2000).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th news and more: International flow, television coverage and the world system. *Gazette*, 62, 505–522.
- Daniels, G. L., & Loggins, G. M. (2007). Conceptualizing continuous coverage: A strategic model for wall-to-wall local television weather broadcast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1), 48–66.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08). Key annual indicators: Population. Retrieved September 23, 2009 from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s/keyind.html#demoind>
- Foreign TV News Around the World, (2009). Internal report of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TV news around the world (unpublished).
- Friedland, L. A., & Zhang, M. (1996).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coverage of Beijing spring 1989: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 Goodman, R. I. (1990). Editorializing and favorableness of U.S.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1972 and 1984.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17, 14–19, 56.
- Golan, G. J. (2008). Where in the world is Africa? Predicting coverage of Africa by US televis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0 (1), 41–57.
- Genzenbach, W. J., Arant, M. D., & Stevenson, R. L. (1992). The world of U.S.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Eighteen years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 cover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0, 53–72.
-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1), 64–90.
- Hale, M., Olsen, T., & Fowler, E. F. (2009). *A matter of language culture: Coverage of the 2004 U.S. elections on Spanish- and English-Language televis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2 (1), 26–51.
-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 Pe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jarvard, S. (1995). TV news flow revisited.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2, 3). Retrieved June 14, 2009 from <http://www.cios.org/EJCPUBLIC/005/2/005214.html>
- Housel, T. J. (1984). Understanding and recall of TV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1 (3), 505–741.



- Hur, K. K. (1984).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research.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 (4), 365–378.
- Johnson, M. A. (1997). Predicting news flow from Mexico.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 (2), 315–330.
- Keshishoglou, J., & Aquilia, P. (2003). *Electronic broadcast media in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Singapore: Asia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MIC).
- Kim, K., & Barnett, G.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3), 323–352.
- Kim, K. (2003).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Korean newspapers. *Gazet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 (1), 65–86.
- 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2, 2009 from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 Kuo, E. (1984). Televis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48, 49–64.
- Kuo, E., & Jernudd, B. H. (1993). Balancing macro- and micro-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The case of Singapore.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7 (1), 1–21.
- Kuo, E. (1999).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he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In A. Goonasekera & Y. Ito (Eds.), *Mass media and cultural identity: Ethnic reporting in Asia* (pp. 223–55). London: Pluto Press.
- Kuo, E., & Hao, X. (2003). Status of media in Singapore. In Donald H. Johnston (Ed.),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Vol 4, (pp.177–191). Amsterdam: Academic Press.
- Lang, A. (1989) Effects of chronological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on processing and memory for broadcast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3, 441–452.
- Lo, V. H., Cheng, J. C., & Lee, C. C. (1994). Television news is government news in Taiwan: Patterns of television news sources se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99–110.
- Lo, V. H., King, P. T., King, C. N., & Huang, H. L. (1996). Political bias in the news coverage of Taiwan'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oadcast TV and cable TV new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43–64.
- Mundorf, N., Drew, D., Zillmann, D., & Weaver, J. (1990). Effects of disturbing news on recall of subsequently presented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5), 601–615.
- Mundorf, N., & Zillmann, D. (1991). Effects of story sequencing on affective reactions to broadcast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5, 197–211.

- Semetko, H. A., & Valkenburg, P. M.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 (2), 93-109.
- Schramm, W.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rren, J. (1988). Foreign and domestic news content of Chinese televis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2 (2), 219-224.
- Weaver, J. B. (1984). Patterns in foreign news coverage on U.S. network TV: A 10-year analysis. *Journalism Quarterly*, 61 (2), 356-363.
- Wilke, J. (1987). Foreign news coverage and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over three centu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39 (3), 147-180.
- Wu, H. D. (1998).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0 (6), 493-512.
- Wu, H. D. (2003). Homogeneity around the world? Comparing the system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5 (1), 9-24.
- Zillmann, D., Gibson, R., Ordman, V. L., and Aust, C. F. (1994). Effects of upbeat stories in broadcast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8, 65-78.

## 鳴謝

作者衷心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資助本課題研究(項目批准號碼: RCC11/2009/SCI)。本文作者衷心感謝兩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